

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8月10日·星期二 | 本版编辑 周薇 | 美术编辑 李媛 | 校对 刘芳 | E-mail:ldwbgh@126.com



我的入党故事。多年来,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。

这是我工作的采油队董队长常爱说的一句话,虽然他现已退休,但他的一言一行却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2013年7月,我拿着一张报到通知单走进了采油一大队。当时天正下着雨,我想队长一定在办公室里休息。可当我敲开门时,一名工人却告诉我,187井管线出了点问题,队长刚去那里了。因通知单需要队长亲笔签字,所以我几经打探后也冒雨来到了187井前。

一头被雨水淋湿的短发、一套洗得发白的工装,干练而又朴实,这是我见到董队长后的第一印象。

母亲是外婆40岁时生下的幺女,而母亲也是晚婚晚育,所以当我对外婆有记忆时,她已年过七旬,垂垂老矣。

在我印象中有一幅极美的画面,是关于我和外婆的。那是外婆弯着腰在菜园子里忙活,我淘气地趴在地上捉蚂蚁。菜园里的蚂蚁总是特别大,我振振有辞地对外婆说:“这些蚂蚁肯定是偷吃了菜园里的大西瓜才长这么大的!”外婆听罢,呵呵直笑。

外婆忙完菜园里的活儿,有时会带我到附近竹林里捡竹壳。竹壳硬而脆,用来烧火煮饭是极好的。我喜欢在竹林里肆意奔跑,即便停下来也是摇摇这根竹子,摸摸那棵竹子。外婆也不恼,只用绵长的声音叮嘱我:“当心点儿,别让竹子刮伤了手。”我俩踏着霞光归去,洒落一路的欢声笑语。

外婆用竹壳在灶台前生火做饭,火光映红了她的脸,每每这时,她便开始给我讲她年轻时经历过的事。外婆目不识丁,却能把每个故事都讲得生动有趣,令人百听不厌。

渐渐长大一些后,外婆的菜园对我的吸引力便没那么大了。而外婆自己也减少了去菜园的次数,岁月不只染白了她的发,还让她的腿脚不再灵便。可外婆的手还是灵巧的,她麻利地把一根

他见我拿着通知单找过来,就主动问:“是来报到的吧,稍等下。”说完就把耳朵贴在冰冷的管线上进行“听诊”,听到管线弯头处,他笃定地对身边的一名师傅说:“这里声音不对劲,有截流声音,问题就在这里。”

两人正在排除故障,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急匆匆地跑来对董队长说:“爸,我奶奶今天过生日,家里人都到齐了,就等你了,赶紧走吧。”董队长对儿子的话不理不睬,依然用沾满油污的双手将棉布一圈一圈地缠绕在管线的

“我是一名党员”

□张淑兰

接口处。他儿子等不及了,最后干脆跑到管线前拉他起身,可是董队长却像一枚钉子那样死死地钉在原地不动,他对儿子说:“你回家和大家说,今天看井的老李感冒了,没人替岗,我是一名党员,必须上。”

在我上班不久后的一个晚上,采油厂遭暴雨突袭,断电、滑坡、井场被淹、设备损坏,野外生产陷入瘫痪。在这危急时刻,董队长严格按照采油厂防汛抗洪统一部署,积极组织生产自救,哪里有险情就往哪里冲。听

同事们说,董队长有关节炎,腿不能受寒,于是我就劝他坐着指挥,无须亲自上阵。可是我话刚说完,他就拍着胸脯说:“我是党员,必须冲在前。”那阵子几乎天天下雨,董队长一天都没休息过,日夜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,渴了喝口矿泉水,饿了泡方便面,一个月下来,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

采油工作常年生活在大山深处,几乎没有正常休息日。有次,为了保证新井尽快投产,董队长连续两个月没有回家,天天

守在井场,和采油工同吃同住,有时遇上投产井发生事故,他还会连夜带人抢修。面对经常不回家的丈夫,董队长的妻子难免有些抱怨,有次她实在忍不住了,就跑到队部来找人。看着妻子满脸委屈的泪水,他也是一脸的歉疚,然后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又不停地解释说:“我是一名党员,又是队长,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!”

“火车跑得快,全凭车头带。”那几年,采油一大队的全体职工在董队长的带领下,个个干劲十足,年年提前完成厂里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。由此,我们队连续三年被厂里评为先进集体,而他自己,也连续三年被油田公司评为先进个人。面对荣誉,他常谦虚地说:“它属于企业,属于大家,我作为一名党员,只是不辜负大家的信任,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。”

后来,董队长由于身体原因,提前离岗了。他走后,我们这些年轻人常以他为榜样,只要国家和人民有需要,就会义不容辞地冲在前、做在前。我现在也是一名共产党员,而共产党员,就是把“人民至上”放在心里的人!

家庭相册

生命深处的沉默

□罗倩仪 文/图



根竹子削成不同类型的竹篾,编织出一顶顶翠绿的竹帽子,能卖不少钱。偶尔我会拿起一顶戴在头上,俏皮地对外婆说:“看,我戴‘绿帽子’了。”外婆便笑,竹帽子是要晒干了才能用的,晒干了就不是绿色的了。

直到黄昏,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临别前,外婆陷入了沉默,缓慢地走下石阶,走到大榕树下,静静地伫立在那里。夕阳照

着她布满沧桑的脸,清风将她身后的榕树吹得沙沙作响,她的声音很轻很柔:“走慢一点。”

心一酸,我可以走慢一点,可是时光总是快得让人猝不及防。

有一天,我忽然发现外婆家没以前那般干净了。外婆正低着头织竹帽子,织一下,拆一下,反反复复。她摇着头说,现在眼神没以前好了,手指也没那么灵活了,织得很慢,还总是出错。

但是外婆依旧健谈,我走到哪里,她就能说出与那个角落相关的事情来。我清扫吊扇上的蜘蛛网,外婆微笑着说:“这个风扇还是你爸买的呢,得有十几年了吧!”我把挂历后面的那幅画擦得锃亮,外婆又笑着说:“这幅画是村里发的,当时还发了一本挂历的。是哪一年来着?”外婆陷入了沉思,我笑着帮她补充:“是2000年初吧?上面写着‘跨越千禧年’呢!”“是了,是了,还是识字好啊!”外婆把那顶尚未织完的竹帽子放到一旁,与我悠然谈笑。

当夕阳从窗户斜插进来,预示着我又该回家了。晚霞笼罩着这个小小的村庄,也笼罩着外婆

的一脸沉默。她挪着步子,走出门口,终于没有走下那长长的台阶,只站在高处,朝我僵硬地挥着手。

前不久,外婆从楼梯上摔倒下来过,她轻易不走楼梯了。最后一次探望外婆,是在她去世前的两个月。我看到她从前用来劳作、用来织竹帽子的所有工具,都落满了尘埃。外婆的话也少了,看到我,只是笑。那时我刚参加工作,滔滔不绝地跟她说外面的世界。她不一定都能听懂,但笑得很温暖,眼里间或闪过一点点亮光。那天,直到暮色四合,倦鸟归巢,天完全黑下来,我才艰难地挪动双脚。外婆坐在门口,沉默着,用浑浊的目光送我离开。我走到拐角处回过头去深深凝望外婆。那时的外婆,已被经年累月的风霜侵蚀,皱成了一团旧报纸。一瞬间,我眼前的世界模糊成了一幅抽象画。

外婆是在冬日的一个午后离开的。送别外婆时,我看到路旁有一棵树,华美的叶片已经落尽,生命的脉络历历可见。寒风吹过,其他带叶子的树都是沙沙作响的,只有枯树是沉默的。

我在恍恍惚惚之间,读懂了外婆的沉默,那是生命深处的沉默。她把所有的爱与不舍都融解在沉默里,形成了我记忆中一道最深邃的风景。

征稿启事

“我的入党故事”

2021年,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百年恰是风华正茂。无论你的党龄40年、30年、20年……不管时光怎么流逝,岁月如何变迁,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,是否依然热血沸腾、心潮澎湃。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?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?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?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,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“我的入党故事”征集文稿。字数800字以内为宜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绿色发展 节能先行

夏季空调温度请控制在26℃以上

